

好聲歲月情

由記憶塑造的城市風景

文：唐謂
圖：Jack Szeto、香港佛教聯合會義工組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走在我城的大街小巷，日復一日，因為太習慣了，可能我們都不會留意到城市有何變化。等到發現時，才驟然驚覺，原來香港由昔日的小漁村發展到今日的城市，一切一切都是點一滴的變化累積而成。然而，發展至今，我們創造了愈多的財富，卻彷彿同時失去了愈多的東西。每個城市都有她的個性，城市的發展潮流不可逆轉，但在發展的同時，是否能有容得下歷史的胸襟和遠見？

小城市，大都會如香港，細看仍然蘊藏著許多文化足跡或人文回憶。昔日的徙置區公屋，構築了鄰舍如一家的互助友愛關係，給那些年的成長歲月烙下了印記；在香港工業騰飛的年代，輝煌一時的活字印刷，銘刻著何謂低調而專業，平凡而專注的手藝；以聲音記錄著香港演藝及文化歷史，讓聲音為我們說故事……一道一道的尋常風景，匯聚而成獨有的「香港精神」。讓我們一同珍惜這些寶貴回憶，並從過去中學習，如何活在當下。



揭開一本《好聲》書，除了會聽到藝人親切的聲音，分享昔日舊時，還會看到一幀幀珍貴照片，圖為年輕時的胡楓。



蕭潮順希望可以留住更多更多的聲音，為完成霧叔的遺願，也為了香港人。

「或許你這個年紀已經不知

道，但在我們的年代，李我可是家傳戶曉的。」著名監製蕭潮順笑說，然後打開手頭一本電子書，立即傳來一把中氣十足的聲音。「文字畢竟不同聲音，有時候，不夠真人

的聲音來得親密。」身為已故著名填詞人黃霑的弟子，蕭潮順看一看案頭

一系列《好聲》書介紹說。

「如果我們不做《好聲》書，可能許多年之後，有些代表香港回憶的珍貴聲音就會消失。」他說著說著，突然談起希望可以留住更多更多的聲音，甚至成立一所「聲音博物館」，紀念那些我們曾經耳熟能詳的聲音。事實上，「為香港人留下最美麗的聲音」，是霧叔昔日的遺願。

口述歷史

在香港生活，大部分人都着眼未來，很少人會想著留住過去，「做人，當然要向前看！」日日夜夜回憶過去？是弱者行為。

真的是這樣嗎？

「霧叔生前最想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口述歷史，將香港好珍貴，上一代歷史中的寶貴東西有組織地留存下來。」沒有這些東西，就無法構成現在的香港精神，集體回憶。蕭潮順說：「譬如說這一本《好聲》書李我，那個年代沒有電視明星，只有播音明星，當年李我可謂紅透半邊天，就像劉德華。不過李我已經80多歲，霧叔當時想如果再不留住他的聲音，可能以後就無機會，於是和他做了詳細的訪問。」訪問，不僅僅反映了李我的想法，同時紀錄了當時香港的一面，整個社會的氛圍和面貌。

「譬如說他每天和誰飲茶呢？原來是南海十三郎。又譬如當年轟動一時的『二狼案』，被綁架的富商，原來是他的朋友。」蕭潮順說：「從前做明星，會遇到許多有錢人，甚至『撈偏門』（偏門行業）的人，如黑社會，變得快了。」

回憶之旅

整個《好聲》書系列，由發酵至成事，大概只用了半年的時間。如此迅速，蕭潮順笑說：「因為這是霧叔已有的理念，當有了理念，我們只負責完成技術層面的事，相對時間就變得快了。」

《好聲》書系列

留下最美麗的聲音

蕭潮順表示，接下來《好聲》書會進入第二個階段，推出更多不同的訪談及分享。

第一階段的《好聲》書，有金庸小說；不同界別的人物，如胡楓、南紅，亦有香港文化的瑰寶，粵劇。「霧叔一直想做粵劇。其實說起來很有趣，霧叔喇沙書院畢業，然後入讀港大，可說是讀『番書』（西方教育）出身，但他對中國文學又有一股熱愛，對中文字有執着，可能這是一個因，種在他的心裏，讓他覺得要留下一些甚麼，以傳承這種文化。」就像《好聲》粵劇系列的《帝女花》，那句「一～葉～輕～舟～去，人～隔～萬～重～山～」，香港人必耳熟能詳，到底坐輕舟是要去哪？隔著甚麼山？羅家英就把當中的故事娓娓道來，讓你將這部經典的粵劇曲目，與歷史連結在一起。

除了粵劇之外，當時上一代人最大的娛樂，除了聽收音機，可能就是讀報紙連載的武俠小說，金庸的武俠小說，可說是那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。「南宋偏安之後……」打開射雕英雄傳，你便會聽到才子陶傑的聲音，他會作為一個說書人，配合不同藝人的聲音，帶你回到粵曲和武俠小說的世界，重溫昔日時光。

香港精神

霧叔的著名詞作《獅子山下》，繪畫了香港人同舟共濟的精神。不過，隨著時代轉變，霧叔自己亦曾表示，每一代人，都有一代人的聲音。蕭潮順就表示，在他的理解中，霧叔的「香港精神」，除了獅子山下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，就是「傳承及開創」，這種創意及活力，亦是



這個小城市得以由小漁村，發展成如今國際大都會的原因。

「霧叔鼓勵我們做一些別人未做過的東西。所謂『創作』，其實就是不同社會元素的重新組合，而社會元素，其實早就存在於歷史之中。」蕭潮順笑說。是的，所以要眺望未來，怎麼能不先理解我城過去？

「霧叔經常同我們說，不要拘泥於舊有的包袱，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想法，以及對聲音的感覺。譬如我聽的歌，我的女兒就完全受不了；而她

聽的歌，雖然是好聽，但又未至於令我有很大感覺。所以說一代有一代的聲音。所以霧叔這麼想紀錄聲音、口述歷史，因為如果我們這一代不去保留上一代的東西，就沒人去做。」他說：「像我們這一代，對於李我之前那一代的聲音是甚麼樣的，已不清楚，因此趁我們還認識這些前輩，應及早紀錄，到了下一代，或者再下一代，可能他們已不知道誰是李我，也未必知道霧叔是誰了。」

蕭潮順表示，《好聲》書不過走了第一個階段，接下來，他還想紀錄另外的一些「聲音」。

「其實我們保留了一些特別的『聲音』，像是李小龍，希望將來能得到他們的版權，讓大眾可以聽到他們在耳邊說話。」除了人，還有環境的聲音。自小在九龍城寨長大的蕭潮順，對社區的聲音非常敏感。「我是潮州人，當時九龍城寨經常有神功戲，我十分『恨』（想）去，因為那裏有許多零食檔。」他說：「從前的香港，每一區都有不同的特質，像是北角比較多福建人，深水埗則較多廣東人，社區面貌就很不同，組成的聲音也不一樣。現在我正在做一個Research（研究），希望可以發展至留下香港十八區的聲音，如雀仔街、花布街這些環境的聲音，並通過藝人，把這些地區的故事說出來。」他笑言，如果聲音儲多了，最希望可以建立一個聲音博物館，為香港留一個資料庫，為聲音分門別類，亦為歷史及香港精神留下一點回聲。